

第1章

京城一處市集裡，人潮熙熙攘攘，小販吆喝聲不斷，其中有個眉清目秀的少年在叫賣，其實她是個姑娘家，寬大的粗布衣袍掩飾她的苗條曲線，後腦杓束著時下少年常用的長馬尾髮型，加上她那雙精神奕奕的雙眸、清亮的聲嗓，還真有七分像個少年。

「百用藥膏喔，可以治蚊蟲叮咬、跌打損傷，用過的都說好，快來買喔！」

「夫人，這個耳墜子是最新的款式，很適合妳，戴了會年輕個十歲……」

鈴、鈴、鈴！她搖著一個玩具，發出響聲，朝一個抱孫子的老婦人道：「這位婆婆，給妳孫子買一個吧！妳瞧，妳孫子多喜歡啊！」

這個扮成少年的小姑娘名叫蘇小滿，年約十七、八歲，很奮力的叫賣，在她的攤子上有女人家喜歡的小玩意，例如梳子、簪子、耳墜子、荷包、胭脂水粉，也有賣小孩的玩具、各式酸痛藥膏，就連掃帚、毛巾都擺上幾樣，一看到有客人靠近，她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招呼，上了年紀的大嬸特別喜歡她這個笑容可掬的少年，都會自動靠過去，她便趁機推銷，把貨賣出去。

「多謝關照！」

蘇小滿開心的將錢妥妥當當的收入荷包內，再喝喝水潤喉，吃個包子裹腹，接著又繼續叫賣，一直到近申時才收攤，將推車推回租來的小屋，可還沒得閒，稍作休息後，她得趕在酉時前到客棧當洗碗工。

當她結束工作時，已經戌時了。

像這樣一天得兼兩份工，從早忙到晚，蘇小滿的身體也不是鐵打的，當然累壞了，可是沒辦法，為了早日接她兩個弟弟到京城一起生活，她得死命賺錢。

蘇小滿嘆了口氣，好懷念過去和爹娘在家鄉一起生活的日子。

原本她和爹娘以及兩個年幼的弟弟住在烏桐縣的水林村，靠著務農過生活，日子雖不富裕，但一家五口也過得和樂。她爹有著滿腹的學問，聽說爹小時候，爺爺在村子裡是個有錢的大地主，請了夫子教爹讀書，是後來家道中落，爺爺奶奶又相繼過世，爹才沒有進京考科舉。

農務閒暇時，爹總會教她和兩個弟弟識字，娘會準備甜湯給他們吃，隔壁家的孩子也會一起來聽課，爹都不吝嗇的一起教他們，那真是一段快樂的日子，充滿歡笑聲，可沒想到一年前，爹娘出門時，坐著的牛車意外翻車，兩人一起走了……

蘇小滿眼眶一紅，想起爹娘還在時，舅舅一家雖然勢利點，總愛巴結村長，但待他們一家也不差，怎料爹娘一死，舅舅和舅母就開始嫌棄他們飯吃的多，一點都不感念爹在世時會教他們的孩子讀書，娘對娘家也付出許多，那兩個長輩居然以籌她爹娘的安葬費為由，沒說一聲便將他們的房子給賣了，用剩的錢還私自獨吞。更令她心寒的是，他們拿錢就算了，竟想將她嫁給村長的兒子，拜託，那個傢夥自喻潘安再世，實則腦袋空空草包一枚，她才不想嫁給他。

為了躲避婚事，加上蘇小滿發現弟弟們待在鄉下是不會有出息的，往後也只能辛苦的種一輩子的田，又想到爹生前最大的願望是看到兩個弟弟赴京考取功名，好彌補他無法實現的遺憾，因此她才會孤身一人來到京城工作，想說等賺了錢，再

接兩個弟弟上京城來，供他們讀書，好好栽培他們，讓他們光耀門楣。

而這段日子，她也只能讓兩個弟弟繼續住在舅舅家裡，她想舅舅、舅母再不好，也不至於讓他們餓肚子，何況她每月都有寄錢回去貼補家用，同時也拜託了好心的鄰居幫她照看著弟弟，鄰居們沒寫信來說什麼，她想是沒事的。

在把兩個弟弟接來京城住的那天到來前，她每天都要努力工作才行！蘇小滿充滿鬥志的掄起雙拳暗忖。

洗完碗的蘇小滿準備回家，踏出了客棧門口，看到外頭一片黑鴉鴉的，只剩月光微弱的照耀著地面，方才的鬥志立刻縮了一半。

那麼黑，又陰森森的，好可怕。她心裡一邊想著一邊哆嗦。

在家鄉時，只要天黑她就很少出門，但她工作到那麼晚，免不了得走夜路，從客棧走回家有一段距離，現在也只能忍著害怕走回去了。

蘇小滿一邊走一邊盡量讓臉上表情保持冷靜，不流露出一點恐懼，她得讓自己看起來跟尋常人沒有兩樣。

好死不死的，前面有個「人」擋道，長得豬頭肥腦怪噁心的，她真想繞過去，可不成，會被發現，她只好忍耐的往前穿過那「人」的身體，當作沒看見。

沒錯，她看到的都不是人，全是鬼呀！

蘇小滿從小就看得見鬼，小時候她傻乎乎的，看到什麼都會說出來，總把村民嚇得臉白，後來爹娘教她不能說出來，說會嚇壞村民，當她是怪人，她才學著假裝看不見，讓村民以為她在長大後就失去見鬼的能力，事實上這十七年來她一直都是看得見的。

雖然她已經見怪不怪，但人鬼殊途，她還是本能的會感到害怕，要是遇上厲鬼，還得擔心被附身奪去身體。

今天看到的不算什麼，之前還撞見死狀淒慘，腸子掉出肚外，得用手接著的，或者被砍頭，一顆頭飛來飛去的鬼，那才叫恐怖。

以前她曾去買符咒來護身，但沒有一次管用，後來發現裝作看不見比符還有效，只要裝作看不見，他們便不會找上她。

當然大白天不是沒有鬼，太陽高照，陽氣重，自然少見，晚上可就很多了，像是每逢七月鬼門開，她都會看到滿滿的「人潮」像在逛廟會似的。

如果可以，她更想再見到死去的爹娘一面，但也只那麼一次，交代她要好好拉拔弟弟們長大後便消失了，她知道爹娘是去投胎了，會逗留在人間的多是死不瞑目、有心願未了，或是無人祭拜、陽壽未到自盡的，沒看到爹娘是好事……

在這條路上還有兩、三隻鬼，蘇小滿打著哆嗦往前走，繼續裝作沒看到，心裡念念有詞著沒看見、沒看見，快速越過。

咦，怎麼有個高貴的夫人蹲在地上哭？都那麼晚了，不怕有危險嗎？

一時忘了防備的蘇小滿向前關切一問：「夫人，這麼晚了妳怎麼不回家，妳的丫鬟呢？」

貴婦人拭去淚水，站起身朝她道：「我心情不好，便想出來走走散散心，豈知這一走，走得太遠了，多謝姑娘關心……」說著，她像想到什麼，美眸定在蘇小滿

這個女扮男裝，卻逃不過她火眼金睛的姑娘身上，歡喜的道：「小姑娘，妳看得到我？」

蘇小滿臉色一變，倒抽了口氣，快步往前跑。

「小姑娘，妳看得到我，求求妳聽我說……」

蘇小滿跑得更快，她不想聽，一點都不想看到。

天啊，她這個笨蛋，居然把鬼當成人了！她一點都不想被鬼纏上，這是在自找麻煩呀！

「小姑娘，求求妳聽我說……」

蘇小滿回到家後，趕緊拴上門。

「小姑娘。」

幽幽的聲音從後方傳來，蘇小滿肩膀一抖，她忘了，鬼是可以穿牆進來的。

「妳聽我說……」

蘇小滿繼續裝作聽不見，然後燒了熱水去洗澡，要脫衣服前她心裡遲疑了下，但想想對方是女鬼無妨，洗完後她整理好明天要賣的貨物便想睡了。

她得早點休息，明天早上才爬得起來。躺上床，她拉起棉被蒙頭大睡。

「小姑娘，不要不理我，求求妳聽我說，我被害得好慘……」

「小姑娘，我被害死後，現在那個人要害我兒子，求求妳幫幫我，救救我兒子……我等了好幾年，終於等到一個看得見我的人，就只有妳能幫我了……」

「嗚嗚……小姑娘，不要那麼無情……嗚嗚……」

「哇啊啊啊……」

居然嚎啕大哭起來？！

蘇小滿頭埋在被子裡，就算不想聽，哭聲仍透進來，逼得她快瘋了。

唉，她只想努力的賺錢，有朝一日接弟弟們來京城一起生活，只想過平凡的日子，為什麼老是找上她、要她幫忙？她只是一介平凡人啊……

在僵持了一個時辰後，蘇小滿終於被吵得受不了了，再這樣下去，她今晚甬睡了，明早怎麼有力氣叫賣。

好吧，她認了，反正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還哭得那麼慘，說是等了好幾年才等到看得見她的人，拒絕她的話她也太可憐了，自己就再一次……最後一次好人做到底吧。

蘇小滿拉下棉被，盤腿坐起，「別哭了，妳有什麼冤屈就說吧！不過，我聽妳說，並不代表我有辦法幫妳的忙，我只是個普通人，只做能力範圍內辦得到的事。」她先說清楚，免得這鬼以為她有多厲害，可以和皇族權貴對抗，為她報仇，到時她不被捏死就不錯了。

鬼婦人聽她願意幫她了，好不歡喜的抹抹淚道：「不，這只是小事而已，我不會讓妳做什麼為難的事，妳只要幫我警告我兒子一聲，說有個人要害他就行了。我兒子陽氣太重，這些年來我始終無法接近他，連入他夢也做不到，只有小姑娘妳能幫我這個忙了……」

聽起來很簡單，至少不是要她去幫她報仇，只是替她去跟她兒子警告一聲，有人

要害他而已，對吧？

蘇小滿嘆了口氣道：「說吧，妳兒子是……」

隱密的廂房裡有著一對男女，男的俊美，女的嬌豔，兩人四目相對，讓人以為他們正含情脈脈，下一刻便要情難自禁的抱在一起，上演什麼旖旎情事，但其實什麼事都沒有發生，沒有一點曖昧火光，更遑論含情脈脈了，男人從頭到尾都冷著臉，正經八百的說話，女人對他更是恭恭敬敬，像是聽命於他。

「奴家知道了。」

女人輕撩長髮，看起來很是嫵媚，一般的男人早就被她迷死了，但男人卻只是冷淡的睇了她一眼，做了個手勢。「出去吧！」

說完，男人喝了口茶，便拿起桌上的卷宗看。

女人並沒有馬上踏出廂房，她的目光停駐在男人身上，捨不得離開。

她從沒見過長得這麼好看的男人，相貌俊雅如花，如天仙般俊麗，卻難得的沒有一絲陰柔，充滿著不容忽視的陽剛氣息，而且還那麼優雅，氣質高貴，讓入行多年什麼客人沒見過的她，第一次見到他便怦然心動，可是……

她盯著男人專注看卷宗的神情，完全無視她這個花魁的存在，讓她不禁惋惜道：

「唉，世子爺來青樓不玩姑娘，還真是一點情趣都沒有……」

被稱呼為世子爺的是鎮遠侯嫡長子凌子翊，聽到她的喃喃咕咕，抬起淡漠高傲的眸，用一副妳怎麼還在的眼神看她。

「呵呵，開玩笑的，奴家馬上去辦您交代的事。」女人表面陪笑，起身離開，心裡碎念著，可惜他長得俊、家世好，偏偏不近女色，性子也冷傲的不好親近，把她曾有的心思都斬斷了，不過她收了他的錢，只要幫他辦妥事情就好。

花魁離開後，擔任護衛兼小廝的阿貴踏進廂房來，好言相勸道：「世子爺，您昨晚沒回去，今天就早點回府吧，再待下去的話，又要惹侯爺生氣了。」

凌子翊從卷宗上抬起頭道：「晚一點吧，我想等消息。」

阿貴知道他只是不想回去，長嘆一聲，「世子爺，為何您不跟侯爺好好說呢，侯爺他一直誤會著您，您就老實對侯爺說您會來青樓是為了替皇——」

被主子一瞪，他馬上閉嘴，主子和當今聖上年紀相仿，十分得皇上信任，皇上總會將重要的案子交給主子偵辦，這可是祕密，得小心隔牆有耳，而世子爺看中青樓龍蛇雜處，是蒐集資料最好的地方，因此時常出入，免不了傳出他風流博浪、愛流連花叢的風評，侯爺對世子爺也因此有諸多斥責。

阿貴又忍不住道：「世子爺，小的只是不忍您被侯爺誤會您喜歡上青樓花天酒地，別人怎麼說您可以不管，可侯爺對您……若能讓侯爺明白您可有多好。」

「不管我有沒有花天酒地，我爹都不想看到我這張臉。」凌子翊擱下卷宗，語氣不遜的一哼，卻也夾帶著一絲苦澀。

阿貴打小就服侍凌子翊，知道世子爺和侯爺有心結，是源自於世子爺的生母穆氏的死。

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，穆氏和侯爺器重的心腹搭著馬車私奔，最後穆氏在途中摔下馬車而死，這件事在當年鬧得沸沸揚揚，讓侯爺難堪又傷心，那一陣子侯爺把自己鎖在房裡，也不肯見世子爺，所有人都猜測那是因為世子爺承襲了母親的美貌，使侯爺一見到世子爺便會想起妻子的背叛。

而世子爺也因穆氏的事受到很大的傷害，穆氏和男人私奔，讓世子爺受到侯爺的排斥，以及同儕和下人們的異樣眼光，再加上之後世子爺遭侯爺仇家找來的刺客捉走，險些送命，因而被侯爺送到山上學武多年，更讓世子爺認定侯爺無法容忍他這張長得像穆氏的臉，厭惡他才決定將他送走。

縱然那已是多年前的事，如今世子爺早學武有成，回到府裡有四年了，但父子倆當年埋下的心結仍未解開，世子爺在面對侯爺時總是叛逆不羈，常惹得侯爺大怒。

「世子爺，那您也想想侯爺夫人會擔心您的，早點回去讓她放心吧。」

凌子翊想到繼母曹氏，臉上明顯遲疑了。

曹氏是侯爺的遠房表妹，在穆氏身故後，曹氏對侯爺父子付出關懷，更將世子爺視為親生子般疼愛有加，一年後，侯爺便迎娶曹氏當續弦，阿貴知道，世子爺將曹氏當成親娘孝順，自是不想讓她擔心。

「再待一會兒就回去……」凌子翊淡淡吐出這句話，又拿起卷宗細看，最後仍是繼續待在青樓裡。

阿貴搖了搖頭，就算有曹氏的關愛，世子爺和侯爺之間的心結埋的太深了，心裡化解不了的苦，讓世子爺不想回家，心思都擺在皇上要他協辦的案件上。

世子爺還真是什麼危險案子都接，像是想藉由辦案來忘卻他內心的傷痛。

這次皇上要他調查河北水壩工程崩塌一案，在日前造成五十多個工人被活埋，一查下去發現工程中使用的石材竟是劣質的建石，皇上大怒，這工程是在兩年前他還沒登位時開工的，當年先皇臥病在床，對許多政事都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居然有人膽敢藉機從中剝削朝廷撥的銀子，用劣質石材來建水壩，這分明是不把先皇放在眼裡，也在踐踏百姓的性命，因此皇上要世子爺一一清查，這追究下來恐有許多官員涉案。

世子爺懷疑還有更高層的官員牽扯其中，最近對這案子積極調查，發現名單內的可疑高官喜愛流連青樓，便命花魁加緊動作打探，阿貴真怕世子爺的身分哪天會曝光，性命受到要脅，但他只是個奴才，主子替皇上辦事，他也不便多說什麼。終於，半個時辰後，凌子翊願意打道回府了。

一踏出包廂，凌子翊馬上被花娘們簇擁著走下樓，一踏下階梯，天香樓的鴿母、龜奴，還有更多的花娘也包圍過來要恭送他，他蹙著眉，十分不耐煩，厭惡著被那濃嗆的香水胭脂味沾上身，可他又不能命令花娘退開，免得他上青樓的來意遭到懷疑，只能忍耐著讓花娘們包圍他，任她們捉住袖子。

阿貴見狀苦笑，覺得世子爺還真是辛苦。

天香樓外，蘇小滿撐著一把傘站在門口處，心裡真想用傘把臉遮了。

她居然做出這種無比羞恥、會讓爹娘蒙羞之事！她踏入京城最著名的花街，到一家家青樓尋人，站在青樓門口等男人。

鬼婦人說她兒子不常在家，上青樓找他會比較好找到人，要不是她女扮男裝，在京城又沒人認得她，她的名節早敗光光了！

剛剛還險些被拉進去，大喊著她沒錢才又被攆出來，甚至遭到龜奴狗眼看人低的鄙視，真是可惡極了！

「都等了快半個時辰了，要等到何時……」蘇小滿懊惱著，她可是請人替了她洗碗的工作才來的，少作一天就少許多錢，她好心疼她的錢，恨不得那個人快點出來，讓她把事情辦妥。

「再等等……」旁邊跟著的是纏上蘇小滿的鬼婦人，她自稱穆氏，是鎮遠侯已逝的元配，有她在，蘇小滿才能知道她兒子鎮遠侯世子是哪一位。

一家家青樓尋著，蘇小滿才知道這鎮遠侯世子，是京城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的美男子，她沒聽過這號人物，來到京城後她成天忙著賺錢都來不及了，哪有閒暇聽八卦，現在知道這個人，對他的第一個印象便是風流倜儻的紈褲子弟，她想，他長得大概就像家鄉裡村長的兒子那樣吧。

蘇小滿回想起那一張粉面油頭，老愛拿著扇子搨的自戀模樣，使用力搖頭。

「小姑娘，那個人就是我兒子！」穆氏見到兒子的語氣可是驕傲不已。

蘇小滿朝天香樓門口看去，就見有個白衫公子被鴿母、姑娘們還有龜奴大陣仗的恭送出來。

如花似玉。

當蘇小滿注視著那男人的臉時，只能用這四個字來形容他，他和穆氏的相貌有幾分相像，但身為男子的他五官更加深邃，且姿態優雅，帶有倨傲，高不可攀的神情貴氣得很，豈是十個村長的兒子比得上。

怎會有長得那麼好看的男人！蘇小滿還是第一次看男人看得目瞪口呆。

「小姑娘，快幫我跟我兒子傳話！」

蘇小滿回了神，就見凌子翊已經越過她往前走了，在他前方停了輛馬車，她怕他就這麼坐上馬車離開，連忙追上去，在他背後急喊出聲。

「慢著！」

那聲音很嘹亮，令凌子翊無法忽視的轉過身一看，沒想到會被個瘦弱的陌生少年叫住，他以詢問的眼光瞄向阿貴。

阿貴搖搖頭，表示他也不認得這少年，於是問向蘇小滿，「小兄弟，你有什麼事？」

蘇小滿緊張的嚥了嚥口水，「我有重要的事想跟世子爺說。」

「幫我告訴他，娘對不起他，在他年紀那麼小時便離開了他，但這十四年來，娘一直守在他身邊看著他，他並不是孤單一個人……」穆氏在她耳邊慈愛的說著，盼望能讓兒子知道這件事。

真要她說出這番話？

蘇小滿臉上有著為難，但還是硬著頭皮說了，「是這樣的，世子爺，我看得到你娘，你娘要我轉告你，她對不起你，在你年紀那麼小時離開你，但她這十四年來

都守在你身邊看著你，你並不是孤單一人……」

此話一出，凌子翊的俊臉一沉，佈上寒霜，阿貴也露出駭然神色，像是聽到多麼令人難以置信的話。

「妳告訴他，我當年和人私奔是被誣害的，我絕對沒有做出對不起他爹的事，現在那個人也要害他，要他千萬小心……」

蘇小滿看著臉色極差的主僕倆，膽顫心驚地繼續轉達穆氏的話，「你娘還要我對你說，她當年和人私奔是被誣害的，她絕對沒有做出對不起你爹的事，現在那個害她的人也要害你，她要你千萬小心，那個人是——」

蘇小滿話還沒說完，就被凌子翊銳利的目光瞪得戛然而止，心臟都快凍結了，接著就見他迅速轉身上馬車，他身邊的小廝也一臉怪異的看了看她後登上馬車，隨即馬車便無情的從她眼前駛過。

「這孩子怎麼跑了，不聽妳說完……」穆氏滿臉憂愁，想追上，偏偏兒子又看不見她。

蘇小滿已經很習慣這種事了，真是一點都不意外。

她自嘲的道：「這還用的著問嗎？夫人妳已經過世十幾年了，我說我看得妳，還幫妳傳話，當然是被妳兒子當成瘋子了！」

第 2 章

「嗚嗚……」

又來了。

蘇小滿將頭埋在棉被裡，仍聽得到那顫抖的哭泣聲，細細的傳入她耳中，她快瘋了。

她拉開棉被，「夫人，我已經盡力了，妳沒看到妳兒子他狠狠瞪了我走人嗎？他把我當成瘋子啊！妳已經死十幾年了，突然有人對他說他娘說了什麼話，他當然會當我有病！這種怪力亂神的事，不是每個人都會相信的！」

回應她的是一連串的嗚咽聲。

蘇小滿又埋入棉被裡，這就是她不喜歡被鬼纏上的原因，別說是要她幫忙擊鼓申冤了，問題是根本沒有人相信她所說的話呀，要她如何幫起？信她的人少之又少，大部分的人都當她是瘋子、騙子，來整人的，只會辱罵她，將她趕出去，所以她才說幫鬼的忙是在自找苦吃。

蘇小滿想起她小時候見鬼都會傻乎乎的老實說出來，像是指著樹上說坐著一個白衣小女孩，或是說她身邊坐著一個老奶奶在跟她說話，大人因為看不到而感到害怕，便會斥責她說謊，要不就是害怕她，不敢靠近她，她真是受夠了，她真討厭自己有這一雙看得見的眼睛。

「嗚嗚……那女人為了得到我的丈夫，誣害我和男人私奔，讓我的丈夫和我兒子誤會我拋夫棄子……現在那女人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又想害我兒子，好讓她兒子繼承世子之位……嗚嗚，我居然無法保護我兒子，我這個娘親真沒用……」

蘇小滿聽著她哭訴，想假裝聽不到，一句句卻都清晰的傳入被子裡，微微刺痛她的心，讓她想起昨晚她對她哭訴了一整晚的話，對她感到無比同情。

穆氏說，她曾經有個美好的家，有個侯爺丈夫和可愛的兒子，一家三口和樂融融，卻在某一天，她丈夫身邊的親信對她說，她丈夫在外頭出意外了，她便著急的跟著他前往，豈知受騙了，她遭那人打暈，等她醒來後發現自己坐在一輛馬車上，不知要將她載往何處，為了逃走，她不小心從馬車上摔下來死了。

被招魂回到家後，穆氏才愕然發現自己被冠上和那親信私通的罪名，那親信房裡有她的手絹和往來的書信，被說成兩人暗通款曲已久，但其實那是有人刻意仿她的字跡要陷害她，而那個欺騙她丈夫出事的親信消失了，可以證明她清白的丫鬟也在當天失蹤了。

當時她的丫鬟原本是要陪她一塊去的，突然間丫鬟家裡有事，她又心急才會獨自前往，失蹤的丫鬟被當作是幫兇，所以心虛逃走了，再加上那些仿造的書信，府裡所有人都當她和男人私奔，她的丈夫痛恨她的背叛，她的兒子也以為被她拋棄，幼小的心靈受傷，她好想告訴他們她沒有拋棄他們父子，但她死了，她的心聲無法傳達給他們。

一年後，丈夫再娶了，因為兒子還小，穆氏並不反對丈夫續弦，看到再娶的續弦曹氏是丈夫的遠房表妹，性子溫柔賢慧，對丈夫和兒子又好，她也放心了。

但為人母的總是捨不得自己的孩子，也怕續弦有了自己的孩子會偏心，便想多守著兒子幾年，若曹氏真能對兒子做到一視同仁，她便能安心去投胎。

隔年，曹氏生下一對龍鳳胎，她觀察了她和兒子的相處一年，見她依然對兒子很好，心想她終於可以放心離開，卻無意間看到——曹氏在她兒子背後變了張臉，用著嫌惡又森冷的語氣說，兒子的相貌長得愈來愈像他生母了，真討厭。

察覺到曹氏的不對勁，一直待在兒子周遭，把兒子當成重心打轉的穆氏才開始接近曹氏，打探曹氏私下的一面，進出曹氏的房間，才知曹氏自稱有失眠症和丈夫分房睡，是因為她時常被噩夢驚醒——

她親耳聽見曹氏在睡夢中大喊她不是故意害死她的，穆氏這才明白她被誣陷和男人私奔與曹氏有關，原來曹氏這個表妹愛慕她丈夫已久，收買丈夫的親信製造她和男人私通的假象，在她死後對她丈夫和兒子噓寒問暖，如願成為續弦，奪走她的幸福。

穆氏充滿怨恨的去找續弦曹氏，讓房間裡的物品飛起來嚇她，曹氏知道自己撞鬼了，從此身上帶著佛珠符咒，房裡也放了加持過的法器飾品，讓穆氏近不了身，只能隔著一段距離盯住她。

穆氏說，若曹氏願意好好善待她的兒子，她願意原諒她誣害她，間接害她摔死一事，偏偏她只是表面上裝著疼她兒子，私心卻想讓自己的兒子當世子，無法接近曹氏的她，只能遠遠觀察，看著她在打什麼主意，那次兒子遭刺客擄走，曹氏滿臉的不安分明就是做賊心虛，與她脫不了關係，幸好兒子聰明的脫困獲救，接著兒子被丈夫送到山上學武五年，她心想著去學武也好，這樣她就不用再擔心兒子會被害。

可，她錯估了那女人狠毒的心腸，在她兒子學成回來後，她知道兒子武功高強對付不了他，竟陰險的對他下毒。

什麼毒物她並不知道，只知下了毒，那女人非常怕鬼，這幾年來她始終無法靠近曹氏，進她的房間，就連她身邊的丫鬟嬾嬾也都戴有曹氏給的符咒，她難以近身，無法從中查到更多事。

已經四年了，從兒子十九歲回到府中的那一年，便一直下毒至今。

穆氏說她一直很想提醒兒子這件事，要他小心曹氏，也提醒丈夫別繼續被那個蛇蠍女人給騙了，但他們卻看不見她，讓她好無助……

「嗚嗚……我可憐的兒子……我真愚蠢，死了幾年後才知道是那個女人害我的，丈夫被她搶走，連兒子也無法保護……我可憐的兒啊，一直誤會我拋下他和男人私奔，這些年來和他爹也處不好，那女人表面上對他們父子好，實則在挑撥離間，讓他們父子關係愈來愈差……他還被那女人下毒，我每天都膽顫心驚，怕他會被毒死……嗚嗚，該怎麼辦才好……」

蘇小滿真想捂住耳朵裝作沒聽見，可那哭聲一直在她耳邊迴盪，哭得好淒慘，愈聽愈讓人於心不忍。

可是，她明天還要做生意……

蘇小滿掙扎一番後，終於忍不住掀起被子，朝縮在牆角的穆氏喊道：「妳兒子把我當成瘋子看，還兇狠的瞪我，妳要我怎麼做？想救妳兒子，妳得先讓妳兒子相信我說的話才有用啊！」

可惡！她明明想眼不見為淨，什麼都不管的，為什麼總心軟招惹事？

穆氏聽她這麼說，一眨眼飄來蘇小滿的床上，抹抹淚歡喜的道：「小滿姑娘，我就知道妳是好人！我有法子讓我兒子相信妳說的話，只要妳對他這麼說就行了！」

蘇小滿再次忍著羞恥心來到花街，打探一番後，這次是待在牡丹閣門口等人。

穆氏因為昨晚哭了太久體力透支沒跟來——她還是第一次聽到鬼會體力透支這種事，所以她只好一個人來。

當然蘇小滿又託人替她在客棧的差事，心裡不免埋怨又少賺錢了，她同時也有點忐忑不安，照穆氏的話那樣說，她兒子真的會信她嗎？想起她兒子昨天那樣子瞪她，還真令人頭皮發麻。

今天等候的時間並不久，沒一會兒，蘇小滿便看到凌子翊踏出了牡丹閣，她不能無功而返，於是鼓起勇氣走向他。

阿貴率先看到蘇小滿，驚愕的杵著不動，凌子翊也看到他了，想起是昨天那個少年，臉一沉，朝阿貴使了眼色，然後朝停在右側的馬車走去。

阿貴馬上意會主子的意思，擋住蘇小滿，不讓他靠近，「小兄弟，你昨天胡亂說話，讓我們世子爺很生氣，你就別再說什麼了，快走吧……」他好聲相勸，不想為難一個年紀比他小的少年。

蘇小滿眼見凌子翊就要搭上馬車，連忙繞過阿貴追去，朝他喊道：「世子爺，我昨天話沒有說完……」

要命啊，別再提到死去的夫人了！阿貴嚇得捉住他的手臂，不讓他往前追，「不是要你別亂說話，快走吧……」

「我沒有亂說！」蘇小滿被捉住，只能朝那要踏入馬車的頎長身影喊出，「我沒有說謊，我看得到你娘，我說的話都是真的！」

為了讓他信服，蘇小滿豁出去了，她硬是向前走了幾步，小聲的朝凌子翊說出穆氏交代的話。

「世子爺，你娘對我說，你到七歲時還很愛纏著她唱搖籃曲哄你睡，還喜歡她親親你的臉頰，但你愛面子怕被說成愛撒嬌，所以你娘都是把僕人遣下去後偷偷做的，你爹也被瞞著，這是你們母子間的祕密；還有在你五歲時，玩蠟燭燒了書，她為了滅火被燙傷手，手背上留下一個燙疤，你娘怕你挨你爹罵，都說是她自己燙傷的，要你不能說出去，這件事發生時，奶娘和丫鬟都不在，這也是只有你們母子才知道的祕密……」

蘇小滿喘了口氣又道：「還有，在你……屁股上有個月型胎記，因為你覺得丟臉，每次都堅持自己洗澡，你娘便笑你說，以後只有你的新娘子才能看你的屁股……」天啊，讓她一個閨女說出這番話，也很丟臉呀。

聞言，凌子翊全身僵住，並沒有上馬車。

這樣他信了吧，不會再當她是騙子了吧。

蘇小滿看他停了下來，得意洋洋的暗忖，豈知他一轉過身，那雙漂亮狹長的黑眸竟朝她迸出冷冽的冷光。

蘇小滿瑟縮了下，呃，該不會她說出他屁股有胎記，說得太大聲，讓他生氣了吧？阿貴聽蘇小滿說完，也望向凌子翊，像是在問著，這些話都是真的嗎？世子爺屁股上真的有月亮胎記？

凌子翊橫了阿貴一眼，再冷冷瞪視蘇小滿。

「世子爺，你心裡很清楚我說的都是真的。」蘇小滿拉開阿貴捉住她的手，鼓起勇氣跨步到他面前，對著他那雙寒目道。

凌子翊那闐黑的眸底流轉著深沉複雜的思緒，令人看不透，但下一刻他笑了，微微啟唇，輕輕笑出，本來就是個美男子的他，這和煦一笑是多麼傾城傾國，迷倒眾生。

「我娘還對你說了什麼，可以再跟我說得詳細一點嗎？這裡太吵了，不如上馬車說吧，比較不會受到打擾。」他指著馬車，親切的邀請道。

這話是……他信了？

蘇小滿看到他乍放的笑容，先是一震，半信半疑的，總覺得哪裡古怪，但她又想，自己說的可是只有他娘親知道的事，他豈有不信的道理，而且他也示好的願意聽她說了，再懷疑人也不對，而這事自是得隱密的說，這裡人來人，進馬車上說她是理解的，於是她聽從了他的話。

她完全沒看到他眸底一閃即逝的冰寒。

當蘇小滿發現誤上賊船時，為時已晚。

凌子翊在她之後上了馬車，那高大的身軀隨即挨坐在她的左側，襲向她，用右手

勒住她的脖子，將她壓制住，她動彈不得，嚇都嚇呆了。

「說，那些事是誰告訴你的？」

此時，凌子翊臉上哪還有一絲和煦溫柔的笑，那是他向來用在拷問犯人時讓人失去戒心的招術。

蘇小滿從驚嚇中回過神，恨恨地瞪他，搞了半天，他還是不相信她，「我說過是你娘告訴我的！你這是在做什麼，快放開我！」

她想拿開他掐在她脖子上的手，但她根本掙不開，強烈的威脅感讓她感到害怕，而且她發現，她愈掙扎，他就挨得愈近，近到可以清楚看見他完美無瑕的五官，嗅到他身上淡淡混和著酒、茶和胭脂味的男性氣息。

「快說，是誰派你來的，有何意圖？是想說些怪力亂神的話來擾亂我，妨礙我做事嗎？說，唆使你的人是誰？」凌子翊傾下臉，對著她鼻尖道。

他無法不這麼想，他和皇上交好，或許有人得知他祕密幫皇上辦案，故意派了這少年來妨礙他調查。

蘇小滿對上他銳利的深眸，感到莫名其妙，被他當成瘋子就算了，現在還被他當成犯人審問。

但，蘇小滿再生氣，也不打算跟他硬碰硬，說她沒骨氣也好，她只是個市井小民，哪有辦法跟達官貴冑鬥，更別說現在性命還握在他手中。

「沒有人教唆我，真的是你娘拜託我來找你的！放了我吧，世子爺！」她乾笑了笑，懇求的道。

凌子翊看她求饒，譏諷一笑，「也對，你看起來不機靈，不像當細作的料。」

她哪有不機靈！蘇小滿被損了，依然諂媚的笑，「所以，別這麼掐著我的脖子了吧，世子爺，有話我們慢慢說……」

這少年求饒的模樣真是流裡流氣，裝模作樣，凌子翊輕輕一笑，「我想到了，你故意調查我的事，是想讓我信服你有見鬼的能力，日後再說我身邊有厲鬼，要幫我消災解厄，對我獅子大開口，是這樣吧！」

蘇小滿真不敢相信他說的，連假笑也裝不出來了，「你、你當我是神棍在對你招搖撞騙？」

「不是嗎？不從實招來，就送你到官府。」凌子翊斂住笑，眯起俊目威嚇道。

蘇小滿一肚子氣，又在威脅她！這個人什麼都不聽，只愛扭曲別人的好意！

她也看出了他對她沸騰的怒氣，實在不明白他為何那麼生氣，好像她說她看得見他娘，是件罪無可逭的事。

凌子翊如何不勃然大怒，他的生母是他心裡的痛、他的禁忌，就算有人在外頭對他的生母議論紛紛，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起，誰料居然有人堂而皇之的一再觸犯，是吃了熊心豹子膽嗎？

不只如此，說的還是只有他和娘親兩人才知道的祕密，為什麼這個少年會知道？敢拿他死去的娘大做文章，對他裝神弄鬼，想藉此討得什麼好處，他是不會原諒的！

蘇小滿受他羞辱，又被他威脅，覺得自己真是好心沒好報，難道她還要低聲下氣

求他放了她？

「世子爺，你真是不孝子！」蘇小滿抬起下巴，對著他大膽指責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凌子翊眯起怒眸。

「我說你不孝，你娘連死了都掛念你，央求我幫忙，就是為了提醒你有人要害你。」

蘇小滿直直盯著他道：「難道你沒發現你中毒了嗎？而且還中毒多年了！」

如蘇小滿所料，凌子翊露出震驚的神色，掐在她頸上的手也放鬆了，她就等這一刻，立即掙脫他要跳下馬車。

凌子翊反應很快，一舉扳過她的肩，「說清楚，什麼下毒……」

蘇小滿嚇了一跳，揮手撥開他，凌子翊以為他要攻擊自己，往他胸口一擊，忽然意識到他只是個瘦弱少年，趕緊收回內力，但來不及收回手，手掌已往他胸前一拍，恰好拍在他左胸上。

蘇小滿被這一拍，摔在馬車中。

凌子翊幾乎是馬上抽回手，看著那清秀的面容，纖瘦的肩膀，長得秀氣纖細的男人不是沒有，可他居然……

「妳是女人？」

蘇小滿臉色可精采了，忽紅又忽青。

她真想大罵一聲登徒子，卻含在嘴裡，又羞又惱的說不出話來。

凌子翊臉上難得有著窘色，平日他雖然我行我素，傲慢慣了，但自小學習的禮教不允許他對女人失禮，只是心高氣傲的他一時也無法開口向她致歉。

蘇小滿看他僵住不動，硬是將滿腹的怒氣壓下，現在不是和他吵架的時候，她可不想再被他掐著脖子審問了。

她悄悄退到馬車門邊，在逃走之前，把最重要的話說完，「你娘說那個想害你的人就是你繼母！她除了誣害你娘和男人私通、對你下毒外，跟你十四歲時被擄走也有關係。你娘要你小心她，說她只是表面上對你好，其實暗地裡對你和你爹挑撥離間，想破壞你們父子的感情，目的是想拔除你，好讓她親生兒子繼承世子之位！我話說完了，信不信隨你！」

凌子翊聽得滿臉震駭，腦袋一片空白，只能任由耳邊嗡嗡響著她嘹亮的嗓音，看著她跳下馬車逃走，動也不動。

在外頭的阿貴看她逃跑了，便探進頭來想問該不該追上，卻見主子一臉震驚，「世子爺，您怎麼了，臉色好奇怪……」他看著他的右手，無比憂心道：「您的手又……」凌子翊回過神，發現自己的右手正抖得厲害，有點不受控制，這已經發生好幾次了。

「我沒事，回去吧。」他輕輕吐息道，接著不再多說一句話。

不，他才不相信那個女騙子說的話。

馬車駛回了鎮遠侯府，凌子翊一回到府邸，那氣宇軒昂的挺拔身姿立即引起騷

動，上至大嬸下至年輕丫鬟們見到他都心花怒放的喊聲世子好。

凌子翊雖然性格倨傲了點，不太親切，但對於自家下人很照顧，因此他在府裡人緣不錯。

顏總管看到凌子翊回來了，加快步伐去迎接，「世子爺，您回來了！剛好二老爺送了禮過來，也有您的份，就放在大廳上，去看看吧！少爺和小姐收到禮物很開心呢。」

「叔叔真費心。」凌子翊唇角微揚，泛開幾不可見的一笑。

二老爺便是鎮遠侯的胞弟凌耀，也是凌子翊的叔叔，位居工部侍郎一職，已分家在外十二年，和鎮遠侯一家關係很好，因為住的遠公務又繁忙，只有在逢年過節才會回來一趟。

也因為凌耀沒有成家，對於兄長的三個孩子總是特別照顧，三不五時就會送禮來，在凌子翊還小時，凌耀更是常陪著他讀書玩樂，叔侄感情很要好，是凌子翊極敬重又信賴的長輩。

凌子翊走在最前頭，總管和阿貴在後，三人一起走過前庭，來到大廳，一踏入廳裡，一對年約十二歲，相貌清秀可愛的龍鳳胎立即朝他迎面而來。

那是曹氏所生的一對龍鳳胎，長得幾乎一模一樣，哥哥長得高一點，妹妹瘦小一些，五官更顯細緻，兩人被養得白淨嬌貴，都很任性，撒起野來可是天翻地覆，但一見到凌子翊，馬上又變得天真可愛，對他們來說，武功高強的哥哥是他們最崇拜的對象，當然在他面前會變乖一點。

「大哥！」凌子希飛快跑到他面前，學著大人抱拳一揖。

「大哥！」凌子蓄直接抱住他的手臂撒嬌。

凌子翊見到他們，平日總是淡漠的臉部線條變得柔和，唇邊泛開的笑意更加明顯。

「看你們倆那麼開心，是叔叔又送什麼好東西來了？」

「叔叔送了我好多好多書！好多字我都不認得，大哥你可要教我。」凌子希其實不太愛念書，但崇拜哥哥的他當然要這麼說，讓哥哥誇獎他。

「叔叔送我好多好多漂亮的布料，我要娘幫我做衣裳，我想穿給大哥看。」這年紀是最愛漂亮的，凌子蓄話裡滿是開心。

「大哥，快看你的禮物。」凌子希興奮的道。

「在這裡！」凌子蓄拉著他到桌子前。

大桌上放了一個木盒，凌子翊拿開蓋子，是把漂亮的長劍。

「是寶劍呢！」凌子希羨慕的道，他也想學武，可娘不喜歡他學武功，說會害他受傷。

「真是把好劍。」獲得寶劍，凌子翊心情甚好的舉了起來，本想要一下劍，卻改變主意又放回木盒中。

「大哥，你不試劍嗎？」小兄妹們都很期待，用著盼望的雙眼看著哥哥。

「下次吧。」凌子翊面色微凜的道，握緊右手，似想壓住那無法控制的顫抖，阿貴也看到了，微蹙了下眉。

這時候，鎮遠侯聽到胞弟送禮過來，和曹氏前來大廳，鎮遠侯一看到長子回來了，

第一句話就是大聲斥喝道：「還記得回來，差點就要差人去把你綁回來了，一天到晚都待在青樓裡，真是不像樣！」

鎮遠侯凌震身形修長，身材保養的很好，可以看出年輕時有多英姿挺拔，當年他還是幫先皇打下蠻夷的先鋒，被當做英雄人物，武功自不比兒子差，吼起人來中氣十足，聲音都震到門外去了。

「好了，孩子回來就好，別罵了。」曹氏充當和事佬，身形嬌小，相貌纖柔的她，看起來就像個慈母。

鎮遠侯又看向兒子，想到他三天兩頭上青樓不歸，讓他擔心極了，畢竟青樓三教九流的人都有，但這種話他又說不出口，每每說出的話都是指責，「再這樣下去不行，一天到晚只會逛青樓，就像個紈褲子弟，看來得讓你娶妻了，讓你的娘子來管管你！就跟王將軍的嫡女成親好了，他的嫡女我見過，有幾分巾幗不讓鬚眉的風範，剛好可以管你！」

凌子翊本來心情不錯，但一回來就先挨罵，又要他成親，自顧自的說定了，完全不管他的想法，將他視為麻煩，他的神情瞬間變得冷漠，語氣也強硬起來，「爹，兒子現在還不想成親，不需要有人管，您就不必費心，自己保重身體就好。」聽到這話，儼然要他別管到他頭上去，鎮遠侯更怒，「我都快被你氣出病了，還保重身體！成天無所事事流連花街，你知道你的名聲有多響亮嗎？風流倜儻，人家說的多好聽，其實是在笑我鎮遠侯生出了個紈褲世子！」

「是，兒子害爹丟臉了。」聽著父親憤怒的話，活似多麼難忍他的存在，凌子翊挑高眉道，臉上充滿不遜。

鎮遠侯氣得跳腳，指著他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態度……」

「好了，侯爺，有話好好說，婚事也要看子翊的意思，總不能挑個他不喜歡的姑娘，只要遇上喜歡的，子翊自然就會改變了。」曹氏替凌子翊說著好話。

龍鳳胎自然是懂得看人臉色的，幫襯的道：「爹，叔叔也有送你禮物喔，快來看！」被龍鳳胎纏住，鎮遠侯也罵不下去了，轉移了注意力，也因為龍鳳胎可愛又會撒嬌，鎮遠侯對這兩個孩子自然疼愛有加，嚴厲的臉變得溫和，凌子翊不禁多看了這樣的父親一眼。

這時候，曹氏朝他走了過來，柔聲喚道：「子翊，你看起來瘦了，在外面吃總是沒家裡吃的好，我吩咐廚房幫你燉個雞湯吧。」

「謝謝二娘。」凌子翊將繼母的關心看入眼裡，感激的道。

曹氏接著將他拉到一旁去，小聲的道：「子翊，你爹他不是故意對你發脾氣的，他是心情不好，昨晚有丫鬟將你娘的東西拿出來清理，被你爹看到……」她嘆了口氣，「他對過去的事仍有心結，還無法走出來，再給他一點時間吧！」

「二娘，我沒事的。」凌子翊心裡明白，父親對娘的恨有多深，就有多無法忍受他，恐怕爹到死都無法原諒娘的背叛。

「你爹他太愛面子了，所以才無法忘記過去……二娘懂你的，你上青樓自有你的苦楚，二娘不會怪你，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吧，二娘會在家等你回來的。」曹氏說的寬容，絲毫沒有責罵。

「二娘，謝謝妳對我那麼好。」比起父親，凌子翊更能感受到繼母待他的好。

「唉，難得你回來，要是能一起吃個飯多好，但你爹今天心情不好，還是先讓他消消氣好了，今晚你就待在房裡吃吧。」

「是。」凌子翊心想反正爹也不想見到他，他不在也好。

曹氏抬手拍了拍他的手臂，露出了手腕上的佛珠，起碼戴有三、四條，在她眼裡有著關心卻又帶有閃爍，不那麼真切，說的每一句話表面上都像是為他著想卻懷有心機，讓他們父子的關係愈來愈疏遠，而凌子翊並沒有察覺到。

「娘，快來看看妳的禮物……」

聽到龍鳳胎在叫喚她，凌子翊朝曹氏道：「二娘，那我先回房休息了。」

「好。」曹氏狀似和藹的點了頭，而後快步朝龍鳳胎走去。

龍鳳胎很會逗父母開心，不只曹氏笑著，凌子翊也聽到父親的笑聲，他微微恍神，就這麼佇立不動的看著这一幕。

印象中的爹總是在對他發火，總是在責罵他，已經好多年沒有對他那樣笑了，爹只有和二娘、龍鳳胎在一起時才會感到快樂，他們一家四口感情很好，就像是一家人，而他，始終有隔閡無法融入，也因而不喜歡回家……

凌子翊看了一會兒後，大步走出大廳，往他的院落方向走去，走到一半，他忽然停下腳步，緩了一會兒才跨出步伐，表情有異。

阿貴看到了，憂心忡忡道：「世子爺，您剛剛是怎麼了，該不會連腳都出問題了？您這毛病愈來愈嚴重了，很不對勁，是不是要換個更高明的大夫看？」

阿貴真想問說，要不要告訴侯爺一聲，但他閉緊嘴巴，一個字都不敢提。

凌子翊也察覺到身體的異狀，確實變得很不對勁，起初他只是體力變差，容易疲憊，他以為那是因為他幫皇上辦案，長期在外奔波，待在青樓作息又不正常所致，之後他雙手開始發麻發顫，幫他看病的大夫說他氣血不足、氣滯血瘀，可如今他吃了那麼久的藥調養身子，症狀非但沒有改善，還更嚴重了，他變得連刀都很難握緊，剛剛居然還動不了，那種狀況就像是他的身體不聽腦袋使喚，讓他背脊不禁發涼起來。

凌子翊再想起一件怪事，當時他朝那個女騙子拍下一掌，縱然他臨時抽回內力，她和他還是免不了會受到內傷，但並沒有，她看起來好好的，只是皮肉痛，而他也沒有受到內力反彈重擊，證明他的內力減退了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「你沒發現你中毒了嗎？而且還中毒多年了！」

凌子翊心一凜，想起那個女騙子對他說的話。

他真的中毒了嗎？

不，這是不可能的，在他被娘親拋下，最痛苦的那一段日子裡，是二娘待在他身邊，陪他熬過，每當爹責罵他時，她也會為他說好話，平常待他更是噓寒問暖，將他視為親生兒子，又怎麼可能會害他？

可是，那個女騙子又怎會知道他和娘之間的事？那確實是只有他和娘親才知道的祕密。

那個女騙子還說，他娘是被二娘誣害私通意外摔死的，多年前他遭人綁架也與二

娘有關，又說二娘對他下毒多年，目的是讓她的親生兒子繼承世子，這怎麼可能呢？

娘親的死在凌子翊心裡是一道永不磨滅的傷痕，而他十四歲遇上的擄人案，也是他心裡的陰影，當年那名刺客是在他逛市集時，從保護他的護衛手中擄走他，將他帶到一間破廟想殺掉他，幸好他機靈的用把玩的木刀偷襲對方，再撿起地上的石子砸向對方眼睛，方能逃跑，要不他早就死了，他並不相信二娘會對他做出那麼殘忍可怕的事。

至於下毒，他更不信那番鬼話。

可，凌子翊想到在他身上的病症，是他學武下山後才有的，始終無法根治，確實有些古怪，他不能置之不理，還是得找醫術高明的御醫幫他診脈。

他這不是在懷疑二娘，只是想釐清自己的身體出了什麼狀況，對他並沒有壞處，若是他沒有中毒，也足以證明那個女騙子在說謊。

凌子翊心裡忖道，決定明天一早進宮找御醫問診。

Crescent